

黃埔當年鐵與血 (三)

喬家才

——四十五年前的陸軍官校學生

這篇文章豈是無病呻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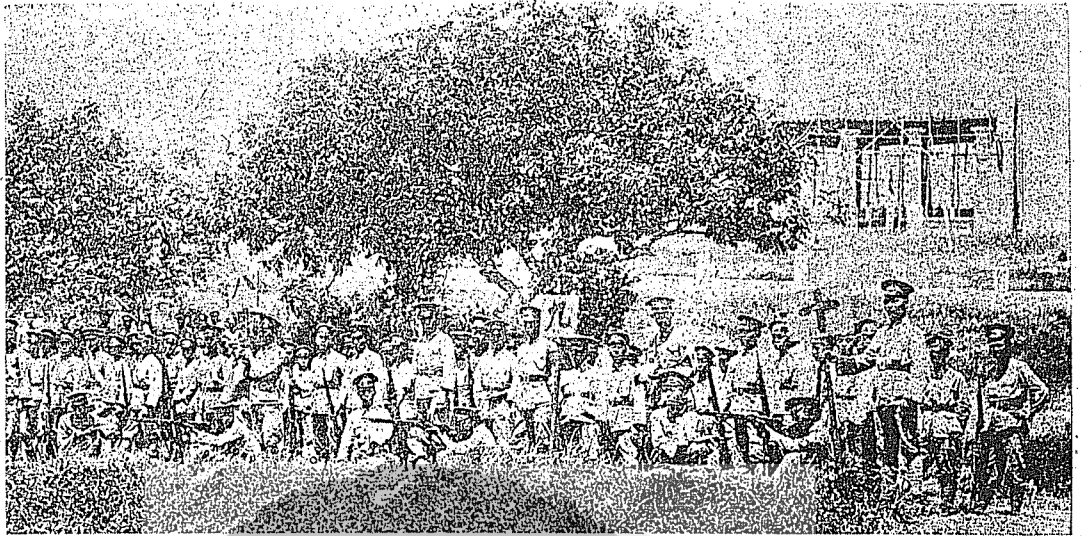
我們第一團另外一位同學叫謝靈石，四川人，東南大學畢業，也因為連黨部開會時，同共產黨辯論，給他戴了一頂國家主義派的帽子。因為曾琦、李璜是四川人，硬說謝靈石在四川已經是國家主義派，他來黃埔，是國家主義派派他來專門做反革命活動的。反革命帽子既被他們戴上，就沒有一個同學敢站起來說一句公道話，即使有人敢說，在那種一犬吠影，衆犬吠聲的瘋狂情況下，也沒有用處。結果，謝靈石被他們關進禁閉室。各連連黨部爲了宣傳石仁成和謝靈石的反革命活動，一再開會檢討，鬧得烏煙瘴氣。我們十一連開會時，共產黨把石仁成和謝靈石描畫成醜惡的反革命嘴臉，說他們怎樣怎樣反對三大政策，怎樣怎樣反革命，繪影繪形，說得有聲有色。共產黨這樣小題大做，完全是用殺鷄給猴子看的伎倆，用來嚇唬那些膽子小的同學。

在廣州東山，中央黨部有一個英文通訊社，

向國外發佈新聞稿子。主持這個機構的，有山東何仙槎，察哈爾的董秀明（國大代表，現任政治大學和東吳大學教授）先生，還有河北省的李先生。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那邊的同志介紹給我們。到了廣州，可以到東山看他們。從華北到了廣州，簡直是兩個世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不同，不祇無親無故，連一位同鄉都不容易找到。所以，童先生和李先生成了我們最親近的人，祇要放假到廣州，我們一定要去東山看他們。祇要上了他們的樓上，就好像回到家鄉，看到親人一樣。那種情緒，非是局外人可以了解的。在童先生那裏，我遇到湖南賴景瑚（璉）先生，賴先生短小精幹，態度非常積極，他擔任黃埔高教班的教官，穿着一套呢軍裝，皮幫腿。他告訴我，高教班有一位第四期的同學，叫做葉維，四川人，原先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重要幹部，同共產黨是死對頭。因為孫文主義學會解散，勢力孤單，在高教班孤軍奮鬥，鬧不過共產黨，終於前幾天被他們趕出高教班。我才知道，不祇我們第六期同學

受共產黨的壓迫，連高教班也不例外。

我們十一連的共產黨，人數多，成分高，黃埔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就佔了兩個，一個是江西胡其圖，一個是四川張俊士，比例很高，可見他們在我們連裏的勢力相當雄厚。每一次連黨部開會，共產黨總要盡量曲解三民主義，盡量宣傳共產主義。他們公然說三民主義不夠徹底，祇是渡到共產主義的橋樑，祇有他們的共產主義才是革命的主義。他們對國民黨任意侮辱，說國民政府就像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國民革命祇是過渡到共產革命的一種過程。他們又用指桑罵榆的手法，有形無形在批評校長，簡直是無法無天。有些同學明明不是共產黨，却硬想向人家靠攏，他們發言，完全跟着共產黨的論調說話。忠實的國民黨同志不敢起來反駁他們，怕步石仁成和謝靈石の後塵。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祇好橫了心，一句話也不說，作無言的抗議。不說話共產黨就抓不住小辮子，就不怕他們戴反革命的帽子。我們十一連的同學不跟共產黨一鼻孔出氣的，至少有一半



官校學生當年在黃埔野外演習時樹下小憩。

，像海南島的鄭銓恭、蔡志嶠，湖南的文鼎銘，上海的蔣運初，褚石雲，杜義，和我們山西籍的同學。我們國民黨同志的人數不比共產黨少，就因為沒有組織，鬭爭他們不過。我們開得是國民黨的連黨部會議，聆聽的却是共產黨謾罵國民黨的言論，真個令人欲哭無淚。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一開頭，廣州民國日報副刊就開始刊登批評和不满共產黨的文章，起初，不過輕描淡寫，略微提一提，後來越講越膽大，越講越深刻，篇幅也越來越多。我覺得民國日報副刊既然敢刊登反對和批評共產黨的文章，我為甚麼不把共產黨在黃埔胡作胡為，曲解三民主義壓迫國民黨同志的種種橫行霸道的事實寫出來，向社會上控訴呢？不過，我的活動範圍有限，我所知道的祇限於我們十一連所發生過的事情。於是，就把那些事實寫成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我想，民國日報是一份大報，我的文章又寫得不好，恐怕副刊不會採用，所以謄寫了兩份，一份寄給民國日報副刊，筆名情生，去碰碰運氣，一份交給賴景瑚先生所辦的奮進雜誌。賴先生看過我的稿子，認為不差，決定下一期發表。想不到寄給民國日報副刊的稿子，在寄出的第三天，就在副刊上發表了。副刊的主編筆名「炎生」的先生，還在後面加了幾句評語，大意說，這篇文章不是無病呻吟，所寫的都是活生生的事實，希望社會人士予

以同情。賴景瑚先生看見民國日報副刊已經刊出了這篇文章，他說效力一定比雜誌上發表大的多，所以奮進無須再刊登了。

黔驢技窮祇好王婆罵街

十一連的共產黨看見民國日報副刊上刊出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立刻轟動起來，憤怒的要發狂。因為這篇文章所列舉的種種事實。都是發生在我們十一連，他們認定，這篇文章一定是我們連裏的同學寫的。十一連出了這樣一個反共的反革命分子，那還了得。當天晚上就召開了一次連黨部臨時緊急大會，會議的氣氛非常嚴重，共產黨分子聲言，非把寫文章的人揪出來不可。會議從吃過晚飯開起，一直開到九點多鐘，說服恐嚇，軟硬兼施，真是一次多采多姿的會議。先是要寫文章的人勇敢些，自己站起來承認錯過，大家可以從輕議處，否則，他們有方法揪出來，到那時候，「一定要把他鬧到死去活來。」當東山會議派這頂革命的帽子還沒有製造出來以前我們從童秀明先生那裏回到連上，和同學們閑談起來，我們曾經說過去東山，現在他們說我們十一連有東山會議派，又說這篇反革命的狗屁文章，一定是這個東山會議派的反革命分子寫的，是不是暗指我們幾個人，我不知道。不過，我有一個堅定不移的主意，不管他們怎樣叫囂，怎樣恐嚇，絕不理睬，祇當沒有聽見。我心裏有數，他們要想把我揪出來，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把原稿向民國日報社要回來，然後核對全連同學的筆跡。我相信，他們沒有這種本事，能够把原稿要回

來。因為民國日報副刊既然刊登批評共產黨的文章，就不會買他們的賬，讓他們拿上原稿來鬧爭寫文章的人。我很沉住氣，會開了三個鐘頭，他們並不能把寫文章的人揪出來。

第二天，共產黨分子用連黨部名義出了兩張壁報特刊，有文章，有圖畫，可說是圖文並茂。圖畫有豬，有狗，有小丑，說這些就是寫反革命文章的那個反革命分子的原形。文章呢？罵人的詞彙差不多都用上了，說寫一個武裝青年喊聲的不是人，是豬雞，草包，沒有勇氣，沒有骨頭，不敢承認。說那篇文章是放屁，是騷叫，真的不可聞。有的說寫那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國家主義派，或者是西山會議派和東山會議派雙料反革命分子，遲早會被揪出來，讓大家看看他的反革命嘴臉。我站在壁報前面，把這兩張張作仔細看了一遍，覺得這批無賴黔驢之技已窮，祇能學王婆罵街，再沒有甚麼高明的辦法了。

爲甚麼共產黨對於「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會這樣大驚小怪，小題大做呢？因爲在此以前，不論在雜誌上，還是報紙上，從來沒有發表過有關共產黨在黃埔橫行霸道的文章。這一篇文章所敘的雖然是十一連所發生過的事情，但是共產黨的那一套把戲，千篇一律，這篇文章所揭發的，實際上就是黃埔共產黨的縮影，可以包括他們的一切罪行，難怪他們這樣重視呢！

這個時候我們第三營駐防在靠近九龍邊境的深圳墟附近。開過會的第二天，吃過晚飯，我一個人連部後面散步，熊昌壽走來同我說話。熊昌壽是我們一同上黃埔的十個人中間，惟一的共

產黨，我們入伍不久，就發覺他的情形不大對，他同吳月卿是同縣，月卿的年齡在我們十個人裏頭最大，我們都把他當做大哥哥。一天晚飯後我們十個人曾在一個小飯館裏開過一次會，勸說熊昌壽不要當共產黨，月卿說話最多，非常沉痛，說到聲淚俱下，痛哭流涕，好幾位跟着他一齊掉眼淚。熊昌壽既否認是共產黨，也不予以承認；既不表示接受我們的勸告，也不表示拒絕。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熊昌壽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月卿的那種誠懇，那種熱情，鐵石心腸的人，也會動心，而熊昌壽居然無動於衷，不動聲色，一句話都不講。做了共產黨，大概連人性都沒有？從此以後，他同我們九個人中間，有了一條鴻溝，也像建了一堵牆，在連上，很少同我們談話，上廣州，也不同我們一塊兒出去。共產黨連國家都不要，還管甚麼省不省呢，我們九個山西人祇好把他除外了。今天突然來找我談話，不是活見鬼嗎？我想，他一定是奉了共產黨的命令，特意來偵察我的。

「據我看來，一個武裝青年的喊聲那篇文章，一定是你寫的。」我們一邊走，一邊談話。果然熊昌壽還是爲了那篇文章，才來找我談話的。「你怎麼知道是我寫的？」我反問熊昌壽一句。我的態度很不好，我根本不怕共產黨，在太原跟共產黨打架，熊昌壽是知道的，難道還怕他熊昌壽不成嗎？」

「那很簡單，咱們是同學，我從文章的筆調上看出來，很像是你寫的。」
「是我寫的又怎麼樣？」我沒有承認是我寫

的，我却這樣反問他一句。我的態度更壞，我想熊昌壽會領會到，必要的時候，我會和他同歸於盡。還有我們是一與九之比，比例大小，他也不能忽略。「我不過隨便和你談談，我並沒有奉了甚麼使命，你放心，我絕不會出賣你的。現在我們和我，越走距離越遠，可是在我心裏，我總覺得我們是同學，我們是一塊兒來廣東的，我沒有存心陷害你們那一個。」的確，熊昌壽沒有出賣我，我們談過話以後，共產黨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他們並沒有拿上熊昌壽來作人證，把我揪出來。可見熊昌壽的人性並沒有完全泯滅，摔不掉溫情主義的包袱。

會見錢大鈞將軍

「你來得正好，現在廣東已經清黨，聽說黃埔有問題，你趕緊去看朱驢先（家驊）先生。」四月十四日我因事到廣州，下午去東山，何仙槎看見我這樣說。他寫了一張給朱先生的名片，遞給我，連茶也沒有讓我喝一杯，催促我趕緊就去。朱驢先先生也住在東山，相距並不太遠，他住在一棟二層樓房的樓上，旁邊有通二樓的樓梯。我上去敲電鈴，朱先生親自來開門，看過何仙槎的名片，連話來不及說，立刻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他自己的名片，寫了幾句話，要我趕快去找錢慕尹（大鈞）將軍，看起來，黃埔的情形很嚴重。錢先生是二十師師長兼廣州警備司令，負責主持廣東的清黨工作，清黨就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我們受共產黨的氣，早已受够了，就等着這一天到來。不過，關於黃埔清黨

，此事體大，我怎麼敢冒冒失失去接洽呢？正好同連姜泰初同學也在廣州，立刻去找着他，我們兩個人一塊兒去見錢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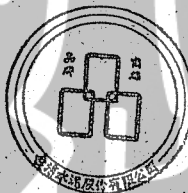
錢司令是一位將軍，在我心目中，一位將軍一定是雄糾糾，氣昂昂，威風十足，令人見而生畏的樣子。我和姜同學到了錢公館，把朱驢先先生的名片交給開門的人，不到一分鐘，就把我們讓進客廳，錢司令很快就出來接見我們。他雖然穿着軍裝，態度非常溫和，的確具有儒將的風度。他同我們一一握手，讓我們坐定以後，說道：「今天早上，方教育長有電話給我，關於黃埔清黨，由他負責，限他三天辦好。所以，我們必須等他三天，希望你們後天下午再來一趟，如果方教育長清理不好，我派一營部隊給你們，你們去執行黃埔清黨任務。」

何仙槎和朱驢先先生都對黃埔清黨很着急，錢司令的口氣，好像對方教育長不太滿意。黃埔的共產黨最多，但很集中，清理起來，應當比別的地方容易，一夜之間就可以辦好，那裏還要三天？錢司令又說派一營部隊給我們去執行任務，可見黃埔的問題的確嚴重，說不定因為清黨，還要打仗呢？我沒有打過仗，不是好玩的，姜同學比我老練，還是讓他去承擔吧。從錢司令的公館出來，我對他說：「我祇請兩天假，明天必須回去。錢司令要我們後天晚上再去見他，你千萬不要忘記，就請你偏勞，到時候，務必請你去一趟。」姜同學滿口答應，第二天早上，我搭車回到深圳。離開連部，祇不過兩天一夜，想不到情況變得令人難以相信。各連同學一聽到清黨的消息，都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清黨，連長排長們都不敢過問，各連好像都已獨立，誰還聽他方教育長的命令，等候三天呢？我們十一連的國民黨同志像

張靜齋、杜義、張子仁、文鼎銘、鄭銓恭、董寶、王介夫等都非熱心，已經根據連黨部的會議紀錄簿，凡是說過共產黨論調的同學，都被捉起來，關在戲樓上，由同學們自己分配擔任衛兵，大家認為不可靠的，想要擔任守衛，都不答應。張靜齋告訴我：「我們的營長鄧子超是共產黨，把政治教官和第三營的重要共產黨放走，同學們很生氣，已經把他看管在營部。」

第三營的其他各連，第九連有黃理堂（明性），第十連有東方白，第十二連有吳毅安等，都很熱心，在昨天一天之內，自動起來，做完清黨工作。不過，我們仔細檢討以後，就以我們十一連來說，平時大家認為重要的共產黨，一個也沒有捉到，再問其他各連，也是一樣。可見真共產黨老早就得到清黨的消息，都逃跑了。現在被捉起來的那些同學，都是平常愛出風頭，好講話，被共產黨捧過抬過，利用過的人，做了代罪的羔羊。天網恢恢，物極必反，共產黨窮凶極惡，罪有應得，讓許多不是共產黨的同學跟上遭殃，多麼不幸！

（未完）



臺灣水泥公司

服務簡便週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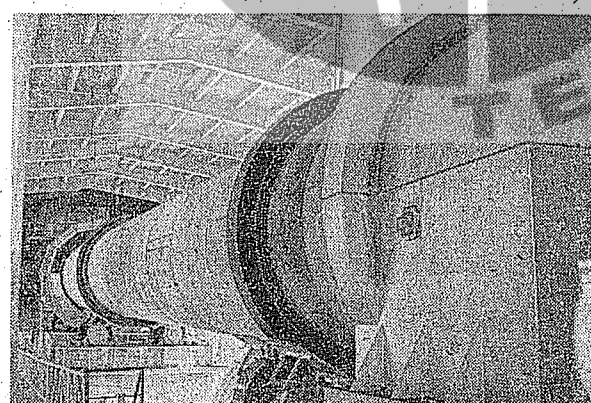
各地設營業所

適應各種需要

生產各型水泥

品質管制嚴格

設備規模最大



臺灣水泥公司

電話 548211-9 業務部一電話 548374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